春秋分記

二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棧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　　宋　程公說　撰

內魯第四

襄公

襄公 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名午成公太子定姒所生在位三十一年薨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傳見宋 夏晉韓厥

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傳見齊秋

九月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傳元年秋九月邾子宣公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

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仲

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

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

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以偪鄭傳並見晉

傳二年夏齊姜薨　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抑詩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豐年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經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無傳）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見晉）秋公至自會（無傳）

傳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經四年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

傳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悼公）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詩見禮樂書）秋定姒薨（成公妾襄公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正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側瓜切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

裘（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紇臧武仲）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傳見鄭）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傳見災）　秋大雩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傳見吳）　公至自會（無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傳見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夏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秋大雩旱也九月盟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與莒有怨魯不能救

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公說論曰魯公室失政自宣公始季氏專魯自文子始春秋傷焉如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言

自宣失政至成襄昭定而魯訖不振左氏乃以為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三君者指宣成襄也魯國之政季氏專之魯國之民季氏有之而曾謂其家無私積哉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吾無取乎爾也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秋滕子來朝（傳見宋滕）莒人滅鄫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傳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冬穆

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戰）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經七年春郯子來朝（傳見郯）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傳見小邾）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無傳）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傳見晉）

傳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惠伯之孫為隧正主役徒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在成三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

九月大雩　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

公說曰邢丘之會公在晉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政在季氏故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詳見晉

經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

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

鄭十有二月同盟于戲詳見晉

傳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於東

宮穆姜淫僑如故使徙居東宮見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

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三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

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別名户交切）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論艮之八

公說曰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為少少為定位此不變者也六九為老老為變爻此變者也歸藏連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亦在其中變者以不變者為基不變者以變者為用今史揲而得艮艮之二爻十有七策是為少陰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此為定位故唯二不動斯謂之遇艮之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蓋卦由老數而舉當曰六以筮由蓍

數而舉故斥曰八曰八則明其定位而示其用也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遇此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茍以悦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是也令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云者遷就其說也而杜以為雜用三易烏知少陰四八之數乎

論文言

公說曰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說卦之類古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故曰文言按左氏成十六年穆姜徃東宮筮之襄二十一年孔子生上距穆姜二十四年穆姜時雖已誦隨繇之辭因就及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刪改者二增益者六如易體為善易德為會所謂非聖人莫能脩之於

此可見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葢信然矣先儒歐
陽不信文言為孔子作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冬十二月晉師侵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成十六年晉
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君可以冠矣曰諾公還及衛
冠于成公之廟詳見禮樂書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見晉夏公至自會

無傳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傳見晉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夏會于柤晉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紇仲尼父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

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九月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討鄭之事伐我東鄙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

同盟于亳城北傳見晉公至自伐鄭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傳見晉公至自會無傳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入季氏

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四分其乘之人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此三家盟詛之本言）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冬公如晉

傳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

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其祖周公新注諸侯不得祖天子今魯有文王廟亦僭矣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趙氏辨疑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往而云禮也一何繆乎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傳見邿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冬城

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莒人侵我東鄙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並見晉

傳十四年春會于向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新注賢魯使而減輕其幣）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責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

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

經十有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獻子子）儌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喪終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音閑）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掌封畿之兵甲）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宣子曰旬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集也

經十有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無傳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沙衛奄人抉烏穴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邾助之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同圍齊傳見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謀伐齊
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　十二月東侵及濰
南及沂詳見齊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秋八

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冬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

柯　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祝柯曰大毋侵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

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

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功計功則借人也借力晉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冬城西鄆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見莒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傳見齊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傳見邾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秋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今始復通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魚麗之卒章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公賦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見邾　夏公至自晉　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見曹晉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新注滌濯

其私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傳見晉公至自會無傳是年孔子生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夏邾畀我來奔無傳　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欒盈之難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二十三年秋八月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公鉏）而愛悼子（紇）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名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
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成己志孟氏之
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
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
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

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令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孫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疢恥刃切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

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新注大蔡是寶龜亦非大夫所臧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

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新注僖二十六年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成二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是為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音基）其孟椒乎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時齊侯方伐晉歸自道伐晉之功）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晉有欒盈之難）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新注論語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經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為晉故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詳見晉冬公至自會無傳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冬穆叔如周聘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傳見齊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傳見晉秋公至自會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晉人執衛甯喜傳見衛

經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見晉冬十

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新注姜岌曰文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傳見宋）夏邾子來朝（傳見邾）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傳見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在二十七年）　冬十二月為宋之

盟故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從昭伯謀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

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傳見晉吳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胡不

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六月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

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詳見吳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傳見宋

傳三十年冬十月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
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若
不樹焉使早備魯（使季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
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

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昭元年）韓宣子為政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意如）

夏五月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於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

毀瘠

已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子野非適)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癸酉葬襄公

春秋分記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五十一　　宋　程公說　撰

内魯第五

昭公

昭公 諡法威儀共明曰昭

名裯襄公子齊歸所生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共三十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

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元年春會于虢三月甲辰盟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其代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

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魯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正也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旌旗以表貴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治也焉吳濮

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禦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夏四月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如商賈求贏利不得惡喧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

出矣叔孫揖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秋叔
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時莒展輿奔吳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冬公如晉至
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代趙武為政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
武子賦緜之卒章取文王有四臣能綿綿致興盛韓子賦角弓兄弟昏姻無胥

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以宣子比名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名公　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

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
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經三年夏叔弓如滕秋小邾子來朝傳見小邾八月大雩冬
大雨雹無傳
傳三年夏五月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椒叔
父之忌敬子叔弓不入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秋八月大雩旱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

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

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虞官取之縣人遂屬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因風壯而堅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

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秋九月取鄫
言易也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
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肩傴僂深目而豭喙口象猪豭音加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
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
女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

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名立為卿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問有子否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孟仲母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饗日入弗

謁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新注古者子受人之物必示其父見內則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叔孫氏宰見告之飢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絶糧）牛立昭子而相之（豹庶子叔孫婼）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豹不敢自來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師師敗莒師于

蚡泉 蚡扶粉切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季孫不欲親其議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無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叔孫之柩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帥士

而哭之痛叔孫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齊地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穆子父得臣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出奔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

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為二(公位)旦日為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故曰明而未融)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融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世亂讒勝

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懿伯〉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伐莒取鄆〉利人之難〈往年莒亂取鄫〉不知

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新注古者君養民今民食于他言為三家所有也杜謂魯君與民無異未允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暇也音閑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戊辰叔弓敗諸蚡泉

經六年夏季孫宿如晉秋九月大雩冬叔弓如楚

傳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茍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叔弓如楚聘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劉敞權衡曰左氏曰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伐燕在去年末）燕人賂之反從求平也予謂杜氏之説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以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暨燕

平則齊侯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之暨齊平也復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三襲焉章灼不疑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來名公公將

祖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詳見楚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詳見晉晉人來治杞田前叔侯不盡歸令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季孫將以成與之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

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借人天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謝息遷地晉人為杞取成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己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卒傳終言名其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
辛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商湯之後也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孔父嘉高祖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及正考父何曾孫佐戴武宣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故其鼎
銘云考父廟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敬叔與何忌懿子於夫子

使事之（皆僖子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冬十一月季武子卒

經八年夏叔弓如晉秋蒐于紅大雩（無傳）

傳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傳見陳）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秋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

成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九月叔孫婼如晉傳見晉

傳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商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偷也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夏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傳見晉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傳十一年夏五月齊歸薨昭公母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為僚友者隨其奔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也薳氏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雙生秋九月葬齊歸昭公母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大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經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傳見宋）公如晉至河乃復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傳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冬十月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遺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叔仲帶子叔仲小）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子平子父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普河切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

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副使）及河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過蒯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黃中

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正直剛克柔克新注剛則仰之柔則進之以志意供給長養使合於中道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新注左氏書卜筮事多子服惠伯之論最正將適費飲鄉人酒蒯自其家還適費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蒯在費欲亂如杞生於圃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

乎巳乎巳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
不為怨府言不為季氏逐小生怨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

之以為因停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秋七月晉合諸侯于平丘八月辛未治兵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

鄟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閒隙何求而弗克

魯人懼聽命甲戌盟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冬十月公如晉晉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

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

歸季孫詳見晉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為亂遂刼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會齊侯使

鮑文子致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經十有六年夏公至自晉秋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秋九月大雩旱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冬有星孛于大辰

傳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責羣陰盛）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禦禁）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為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經十有八年

經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

經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惛叔孫在已位上欲使得罪於晉）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劉敞曰梓慎曰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災非也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仲秋也若不為災曷為醜之

冬公如晉及河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夏六月叔鞅如京師傳見

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周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秋八月乙未地震魯地傳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武城

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

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為叔孫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

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愬而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使邾人見叔孫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別都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吏人之與叔

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冬十月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傳二十四年春王二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

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
年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晁補之論曰晉以邾人之愬執叔孫婼館諸箕自
以不敢廢周制不肯與邾大夫坐禮也恥以貨免
而為不解獻子之求貨與其兩冠外弗與吏人之
請犬殺而與食至於申豐以貨如晉將欲免已尚
以計留豐見而不出觀其意蓋義重於死如此其所
館也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處死者素定暇豫

又如此及士彌牟將逆巳而歸而巳不知謂將殺巳陰戒其踁幾害彌牟異哉夫能忍無罪以死而不忍以計自全謂義矣至疑彌牟來害巳而欲戕之義安在哉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不死終始相迕不可知也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傳見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傳見晉）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二十五年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平子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强横）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

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張于切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公亥兄平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公鳥姊曰公若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

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平子郈昭伯之雞鬭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為子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之也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舞也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

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敕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羈莊公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

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

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冰箭筩蓋）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平子名）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

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以魯侯過恭先至野井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趙匡辯疑曰禮讓者君子之常豈謂其求然後行之乎左氏言不可以訓故略之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

待君命待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為齊臣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音遣綣起阮切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

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公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音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謀納公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居公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不信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昭伯妻與母弟叔孫則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

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三月公至自齊至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

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瑱充耳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致粟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兹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禦齊師）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朝詐齊師欲降使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

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死也改駕人
以為殪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子車淵捷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
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
囊帶齊大夫從野洩叱之聲子洩曰軍無私怨報乃私也將亢
子又叱之子囊復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冉豎季氏臣射陳武
子子彊中手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
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
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不欲

殺雍但顔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截其耳顔鳴去之懼而去之使苑子擊苑子刜林雍芳弗切擊也林雍斷其足鑋音鑋一足行其足而乘於他車以歸顔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季氏不以私怨相棄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會

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季氏家臣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子余切知近鄆地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

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禮宴大夫使宰為主獻齊侯請自安不在坐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而即安於埸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劉敞曰晉人曰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非也去年會于巵傳曰謀納公魯不告于晉晉何故納之其謀納公也是魯既告晉矣晉且為公謀納豈得誣其不告哉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冬十月鄆

瀆無傳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平子每歲賈馬買也音古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

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公為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公說曰王正月在乾侯者録公之所在不與季氏得奉天子之正朔也左氏以為徵過非聖人意也劉敞曰向者公雖去國然猶居鄆是以不歳歳書鄆耳今國非其有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豈但明過哉公雖有過猶不若季氏之悖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

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魯侯）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氏）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其罪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恐獲不納君之罪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

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二十年豹殺衛侯兄縶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襄二十二年）莒牟夷（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子家羈）

劉敞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說

之盡異此明不如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
　年正月亦書之復欲以何事為解乎
冬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于家
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
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
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
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音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library seals]

春秋分記卷五十一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